



積於中者之謂道發於外者之謂文有道有文然後可
以為君子道有用舍文有否泰然用舍否泰在命不在
道與文也君子不以其命之窮而輟於為道道之不行
而不廢於學文故雖身厄於當時而名顯於後世者繇
此也河南穆公諱修字伯長天平人少舉進士有名廣
場中真宗封泰山之年詔齊魯諸生以經明行修公實
在其選越三年就詮調補泰州司理叅軍居職以直自
任無與合者人皆憚忌卒誣之罪遂貶池州再逢恩徙
賴蔡二州為文學掾卒不復用明道元年秋九月終於
家如公可謂命之窮道之不行也已而未嘗廢文大凡



有作莫不要諸聖賢而立言舍諸仁義以為質平時所見於簡策殆者踰數萬千言時人得之且愛且學及公之歿無擇求遺文於嗣子熙得詩五十六書序記誌祭文總二十與無擇所藏增多詩一十二書序各一又從其舊友而求之往往知愛而不知傳故無獲焉姑類次是以為三卷題曰河南穆公集云時慶曆三年春南康清修閣中祖無擇序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穆參軍集目錄

第一卷

詩

江南寒食

送毛得一秀才歸淮上二首

食魚

魯從事清暉閣

送葛源之太和主簿

送靈師歸吳

江南春

寒食

江上送陳翹還無為

殘春病醒

書事覺菴

和毛秀才江墅幽居好十首 并序

燭

過西京

賦催妝

送孫立東游

村郭寒食雨中作江南體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清明連上巳

合歡芍藥

故侯園

送定師南游

送人至邊寨

巨盜

汝陰偶書呈一二知己

除夜

城南五題

郊步

獨游

貴侯園

朱亥墓

玉津園

燈

登莒子臺

希言官舍種花

登女郎臺二首

友人燒筍之約未赴

別穀熟尉李七同年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樊博士化州監鹽

丙寅春雨

贈適公上人

一百五日同周越陳永錫游吉祥僧舍

題李士言秀才別貯帕

南陌

雨中牡丹

聞報自崖徙雷成一章

秋浦會遇 并序

第二卷

文

答喬適書

上大名陳觀察書

上潁州劉侍郎書

上監判郎中書

唐柳先生集後序

送李秀才歸泉南序 詩附

張君字序

送魯推官赴南海序

送李秀才應陳州舉序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第三卷

文

送呂公初序

送崔伯益序

亳州魏武帝帳廟記

任氏家祠堂記

蔡州開元寺佛塔記

養正堂記

亳州法相禪院鐘記

靜勝亭記

明因院羅漢像新殿記

東海徐君墓誌銘

祭第二子文

附錄

穆公遺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穆參軍集卷第一

河南穆修伯長著



范陽祖無擇擇之編

江南寒食

江城水國春光饒清明上已多招邀花陰連絡青草岸
柳色掩映紅欄橋歌調謳啞雜吳俗髻鬟疎削傳南朝
誰憐北客歸未去楚魄湘魂唯暗消

送毛得一秀才歸淮上

江天梅雨晝蕭蕭送別愁吟白紵謠處士才高融未薦
騷人魂斷玉方招自傷樾驥心千里空羨溟鵬志九霄

酒罷征鞍迢遞去不堪回首木蘭橈

其二

君歸迢遞淮西路我客蕭條秋浦城惻惻相看復惻惻
行行送別重行行途中猿鳥哀聲斷馬上雲山遠碧橫
富貴窮通俱未決直傾樽酒沃離情

食魚

南有嘉魚異常趨四月期江天專伺至烟網密爭垂乍
戲汀蘋末初循水荇湄競搖輕舫艫寬罩碧連漪占浦
搜深藻空波出素髭數頭餘赤質二色類銀姿貨鬻斯
為切鮮腴敢暇知青錢邀價直華屋市新奇珠沫緣條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煦霜鱗逐刃隳扣顱瓊聚骨剖腋錦分肌味佐芳菘愜
香參苦筍宜羹甌融膩玉膾筋胃一作縷寒絲湘鱓非吾
偶河魴孰與夷薦新奚尚鮪稔毒即殊鱣鱸訝休官易
鯖嫌醒酒遲自當頻佐膳所惜易過時

魯從事清暉閣

庾郎真好事溪閣斬新開水石精神出江山氣色來疎
烟分鷺立遠靄見帆迴公退資清興閑吟倚檻裁

送葛源之太和主簿

勿歎從卑位聊欣適去情愁風九月急飛鳥一帆輕鱸
斫江鱗活杯嘗楚釀清歡一作權華莫回首寵辱正堪驚

送靈師歸吳

靈師殊可尚頗不類浮屠託跡雖依佛留心獨喜儒風
塵倦京洛水石憶勾吳破寺松杉老南歸舊隱孤

江南春

杜若谿邊待釣船怨紅傷翠助鸚鵡戰回春事青蒲劔
買破韶光綠荇錢千嶂遠圍芳草國一江晴浸斷霞天
未知多感多愁客何處偷尋甕底眠

寒食

江邊又寒食僮客奈離襟恨滿王孫草愁多望帝禽雞
毳輕薄事歌酒燕游心盡付吳兒輩惟知屏跡深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江上送陳翹還無為

江上寂寥春雨晴江邊苒苒春潮平相逢未盡斗酒醉
相送又速孤舟行篁竹窮鎖秋浦郡烟波渺隔無為城
音塵兩地不千里勿使負君金玉聲

殘春病醒

風簾窸窣燕啣啣卧對殘芳起鬱陶乍困游車一作春
尚在未醒扶枕日初高煩腸屢沃痛難解病髮慵簪瘡
更搔欲為風光輕賦別正無慘賴染江毫

書事覺菴

惠澤涵濡四海同微生曾莫預昆蟲不參品物陶鎔外

獨作窮人蓋載中深窅已顛猶磷石危苔將擇更推風
一家寄命嗟無地何負明神與上穹

和毛秀才江墅幽居好十首 并序

滎陽毛生有墅在宣城之南陵嘗作村居詩十首
其詩用律格五言四韻每篇皆同上之一句元和
長慶來詩人多是體生之往還躡而和者數人暨
攜北來出以相示予諷其篇而悅其事既恨未得
往從之游喜用其韻而繼之得以盛言生所居之
樂宣城實江外之郡而墅且在焉因首用是句
江墅幽居好當門看水田鳧鷗閑夕照杭稻秀原烟野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履無完齒山衣有敗肩遙聞雙闕下簫鼓樂豐年

其二

江墅幽居好南塘枕野亭菰蒲顛風綠菱苳蓋波青繫
葦一漁艇翹烟雙雪翎相攜二三叟扶醉不曾醒

其三

江墅幽居好谿山數里長徑通茶塢綠門枕橘園香藉
石還勝榻聽松不讓簧閑游鷺里巷自作隱淪裝

其四

江墅幽居好老農時款扉濁醪時共醉野語坦無機山
雨欲到檻竹風先滿衣南谿秋更樂稻熟又魚肥

其五

江墅幽居好賓來定不愁酒釀新出榨魚活旋離釣移
席追松影調琴和澗流陶然方外樂名教繫何由

其六

江墅幽居好柴關帶竹籬田頭餉耕後樹裏灌園時鄰
靜鳴秋織樵閑對野棋抵噉非我事大笑引蘇錐

其七

江墅幽居好何妨鄙事添神隨山父賽筮學野人占露
草牛羊喜秋霖黍豈嫌短墻衰柳下寒水半渠淹

其八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江墅幽居好名山對九華疎篁十餘畝古屋兩三家確
下雞爭黍籬根虺逐蛙水邊閑送目獨鳥在秋槎

其九

江墅幽居好身如醉伯倫浮名拋可得荒宴罷何因酌
酌乘籃輦逍遙岸角中間莫回首容偽不容真

其十

江墅幽居好人閑晚寂孤魚臨谿樹釣鳥隔水烟呼野
竹挂薜荔山花睡鷓鴣畫工能狀出羞殺輞川圖

燭

一箔珠簾掩映垂房櫳清染麝烟煤佳人盼影橫哀柱

狎客分光綴豔詩禁鎖翠明初唱漏宮窻紅短尚圍棋
長宵且秉歡游去無限風情見古辭

過西京

西京千古帝王宮無限名園水竹中來恨不逢桃李日
滿城紅樹正秋風

賦催妝

嚴妝應在繡閨中似鬪春芳折曉風試問天桃臨碧沼
何如豔質對青銅

送孫立東遊

詩筆知名曾刻苦文章多難久漂流睢陽縱酒黃金盡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提劍東方暫一遊

村郭寒食雨中作江南體

寂寥村郭見寒食風光更著微雨遮鞦韆閑垂愁稚子
楊柳半濕眠春鴉白社皆驚放狂客青錢盡送沽酒家
眼前不得醉消遣爭奈惱人紅杏花

清明連上巳

改火清明度湔衫上巳連芳辰來屬續游事因聯翮酒
帳經旬直花司併日權俠兒狂不足猶恨促春妍

合歡芍藥

薰風對折香心破皓露雙滋粉面新油壁車中同載女

菱花鑑裏竝妝人
皇英帝子鍾遺豔
璇瑤宮姬託後身
誰道獨呈芳
瑞晚也勝常
調牡丹春

故侯園

池館年來瓦礫存
路傍看取故侯園
身前便作荒涼計
祇樹芳菲不樹恩

送定師南游

營營學佛徒皆喜
誓吾道憐師獨異
群儒藝知探討誦
詩三四章往往見
辭藻玉璞在琢磨
不難成至寶知予
本好古身服仁義
老勤請送行詩安
足慰枯槁別時汝
頽路涼葉驚秋早
南游何當還江潭
無限好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送人至邊寨

豈憚河湟遠
男兒效主恩
窮邊人不到
孤戍自分屯
屯馬放胡沙
煖烽傳塞日
昏軍前初謁帥
戎服走轅門

巨盜

嗣皇登位始凝旒
巨盜尋將相印收
漢室有靈誅賊冀
虞廷無患放凶兇
猿狙豈稱周公任
豺虎猶寬巷伯投
願斬都衡謝天下
不然何用正王猷

汝陰偶書呈一二知己

汝陰窮掾計何疎
四十無成坐諷書
不務功名師裨補
切闔獨將仁義守
蓬廬敢同賈傅希
前席况異鄒生託

後車除泥諸公時一醉等閒猶且忘歸歟

除夜

燈前清淚落衣間守歲分為客是閑老母今年七十
壽觴爭忍對慈顏

城南五題

郊步

野水岸邊逢草歇平林烟畔逐花行雨晴南陌塵埃死
倍覺風光奪眼明

獨游

水曲林幽獨杖藜郛筒香入亂花攜輕肥不得尋春意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動要笙歌入馬蹄

貴侯園

名園雖自屬侯家任客閑游到日斜富貴位高無暇出
主人空看折來花

朱亥墓

閑登朱亥游俠墓却望梁王歌吹臺臺上墓邊芳草綠
游人心事立徘徊

玉津園

君王未到玉津游萬樹紅芳相倚愁金鎖不開春寂寂
落花飛出粉牆頭

燈

杳杳有時當永恨依依何處照
閑眠靜臨客枕愁寒雨
遠逐漁蓬耿暝烟纖影乍歌
還復立冷花時結不成圓
鎖魂猶憶江樓夜曾對離觴
賦短篇

登莒子臺

莒國土壠在莒臺荆棘深憑高一極目懷古重傷心
平
楚蒼烟暝遙峰白日沉誰論客懷抱灌木自悲吟

希言官舍種花

纔初看君栽小園已報新花著桃李感時嗟物情何多
發詠長篇託興比為言桃李富華實君子威德尤所似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藉藉相倚臨芳辰輔導春功如宰揆旁有百卉爭妍舒

特煩化匠施剗削

刻鏤文也

誇紅鬪紫亦可憐各事繁華一

時爾繁盛寧將此花同令人慕說狂不已羲和奔御催
春歸祇得銜杯且歡喜君看灼灼枝上英半雜泥塵成
落蕊盛衰不獨草木然人事悠悠盡如此

登女郎臺

臺前流水眼波明臺上閑雲鬢葉輕莫把姑蘇遠相比
不曾亡國只傾城

其二

女郎名字本風流好與州人作勝游倘使此臺呼醜女

汝陰城裏一荒丘

友人燒筍之約未赴

久約燒林筍何時會勝園未嘗清氣味每厭俗盤殮漸
痛烟屏老方憐露錦繁如何玉川子苦惜籜龍寬

別穀熟尉李七同年

騎驢登縣門屑屑復何言留館竺乾舍留攜梅福搏凶
荒歧路梗冰雪歲時昏明日別君去依然蓬跡奔

樊博士化州監鹽

監醴已非職况復極南之莫識州名化徒聞水涉灘樹
驚人面果俗駭鳥言夷去去惟強飯徵還歲可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丙寅春雨

天地開春暉群陰爭閉之行行二月路寒威切人肌淫
雨恣凌虐淹旬下無時頑雲掃復合直向平地垂蒸人
共愁嘆萬物皆瘡痍衆木有芳華摧沮不得施青苞斂
絳萼同向枝上萎民麥悲已病泥中聊參差嘉穀失播
種雖晴諒何為蠢彼田中氓豈惟念身饑州縣責常賦
嗷嗷訴之誰幸不為盜起多應盡流離吁哉致此異其
咎安所尸悒悒窮巷士屏身伏茅茨讀書抗前古得失
心頗窺天理不難究可以人事知且欲上其說懼非已
所宜有職彼尚默未當僭汝卑勉汝無妄言言出禍汝

隨誰識此懷抱獨自空嗟喜

贈適公上人

喜得師消耗從僧問不休苦吟成白髮多病寄滄洲道
氣閑尤勝書鋒晚更適相思二千里阻別十三秋六合

勞生耳休追萬事不雲蘿荒舊隱知友落新工想嘆歐

生逝應聞李氏憂

師曩受國子博士李公深過寶與共
子之奇相好李博士去世予得無悼

念尋思祇如此必竟欲何求未即無言問方期勿藥瘳

終為嵩少約築室共夷猶

走久有嵩少之志去將有
期因欲招師而借往也

一百五日同周越陳永錫遊吉祥僧舍

痛飲方期數百杯尋芳何事又空回花愁酒困春無著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却訝野僧蕭寺來

題李士言秀才別貯帕

蘭薰麝裊輕綃帕畧許攜持便索還題破白雲深有意

要傳消息到巫山

南陌

南陌一雨後東風三月天殘花亂芳草輕絮散春烟景
色真愁絕歡悰重棄捐俚有餘恨醺醪詎能蠲

雨中牡丹

萬金期勝賞三月破穠芳妬忌巫娥雨摧殘落苑香怨
啼甄后玉寒出貴妃湯掩斂無聊極誰來替斷腸

聞報自崖徙雷因成一章
從來敗崖斷還期聞徙驚雷衆共疑却訝有虞刑政失
四凶何事不量移

秋浦會遇 并序

大中祥符五年為海陵郡司理叅軍居職以不能
俯仰自全不幸為姦人所伺誣構以事因被罪南
謫為池州叅軍貶斥中且聞所天之艱朝廷以罪
犯不許奔哀窮寃悲苦生人所希寄一室於浮屠
宮闔戶自日外絕還往留歲餘遇赦聽以所覺聞
將示之宥俱待命者有前泗州錄事叅軍清河張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木亦受譴來是州前赦一月至與之居泊比接既
相弔語且悲且歡張君簡篤有文信義人也自是
游處以日兩盡款慰若忘窮否之為爾予自至以
艱憂中目不能視文字矧為聲偶之辭乎逮此竊
有北歸望且感張相遇憂患間因思非言無以道
厥事聊用拾之為長詩一千二百言匪以言詩也
據憤悒之辭也池州古秋浦地命為秋浦會遇詩
云

齷齪幽暇地栖栖會遇人窮愁艱理勝羈旅易情親豈
意當漂滴茲諧卜並鄰温温窺表粹晏晏奉嬉頰直道

談端闢橫流語下堙綺文何斐疊瑰行亦璘玢敦分初
 投漆交言乍飲醇操心忠義合開口肺肝陳共味隨時
 理俱成迷患因禍來非造次語及自酸辛衆奮漂山舌
 孤縻坐獄身詆誣惟膈臆鍛鍊正逡巡囚任棺桐躍寬
 寧斗劍伸君牽一作成狼翟張君之寃由翟淳者我患
 構姦秦秦應者本以嶺南小吏承攝州縣久而得真命
細之諧以予常報慢之會守郡者疾病諸從禍巧縱鈇刀
 事皆他適得久專郡事遂與其下構予之禍
 筆幽爭調鬼神精誠懷皎日悲憤貫高昊素誓端清檢
 期無取玷淪斬芻常鼓篋卧藁先書紳側壁疑曾辨鈞
 金法所循得情奚示喜伏念不忘旬粗評去三章直何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辭一馬貧決曹誠自任今之司理參軍司舉仰誰倫錄

參軍唐亦號膺破藏姦柱網埋剪暴輪存心固慨慕有

位敢希遵驥駮程初發虹蜺氣未振沮磨圭失色萋菲

錦爭新肯或奇虛刃翻成害實賓木招孤秀伐珠掇閻

投嗔跖躄同非聖敦犖衆忌洵棘心終妬蕙蓬首不羞

螭冶媚皆狸貉跳梁並狡銳不無嫌虎據的是惡鷹瞵

合力邪攻正連謀偽訾真蠅聲移枯槁梁列蟻漏墊嶙

响抵玉為凡礫摧松作故神椎埋智直墮排陷堵潜填

陟鄰卑濕終投誼愁憂遂放均顓辜賒蓋幙照覆隔蟾

跋流落窮山崦夷猶積水垠望家惟賈泣向國祇低顰

艱毒天崩杞

諶中開朝邑府君凶訃

遭危歲在辰

以丙辰歲正月至辰所

庭

聞偏岷岵伯仲邈璣璣未鳴夷死慚如渾敦噉睚眦

搖尾獸宛轉曝腮鱗已歎棲遲郡尤居寂寞濱土風傳

細碎心事邁凶屯口郭周口援人烟簇野津賈檣通勁

越商颿徹甌閩溪婦收菰米村娃負竹薪回頭波渺渺

動足石磷磷再見來巢乙

乙亥鳥切

頻聞入市寅

虎每入市搏居人

滿林垂嘯狖當面走驚麇水寺傳將久沙禽漸欲馴無

心從碌碌任志守諄諄早作慵洮盥宵眠獨歎呻柩床

閑筆格窻牖亂書筠舊葛那支暑貧口口續晨未嘗游

井閑况復出城闔悒悒危腸漬昏昏病目睜梅蒸衣醜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駝瘴觸面薰敝未免雞猜鶴徒希鵲庇鶉素鵝求庾悅

碧鶴事韋詵詎識開三雅奚論指一困歡無官局事病

免府趨塵避路深藏拙忘機獨任純鳶輕饑鸞驚鴛謂

瘦麒麟瑕摘連城寶驚疑照席珍泥蟠蚌肆苦塗曳蠹

嘲頻機弛千鈞秦秦剛摧百鍊鑛溫憂宜悄悄讒吠更

狺狺漸豆多聞耳全膠欲語唇已甘鍾律啞難關釜雷

震聲平近歎非辜者還稱被譴臻堪持言自解姑以命相

詢頓覺窮通外殊驚得喪泯聲平豈煩懷魯汶拜說忘岐

幽茲共追隨日時逢物景春雜花明浦嶼細草染郊吟

珍音鏞羽來穿柳妝鬟去採蘋畫船江汎汎銅鼓野齠齠

於中荷芰卷生渚蕪菁秀出聯音鄰叢暄茶正發秧暖稻

初勻遠步尋芳徑閑留坐翠瀕小蠻聊倒榼獨繭暫垂

緜烟杪聞啼魄沙壩過祭獮道宮披古碣僧閣凭雕楹

音滯跡漸魚鳥梁蕭方等蕭云吾常夢為魚因化為鳥方

良由吾不及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

魚鳥遠矣後魏王肅事南朝好好若飲又歸懷詩若尊重尊美及北還又好羊酪或

問若何如酪日誰憐秦逐客自恥晉縲臣學憶居州里

文曾力組紉曹倉祛稅釋任苑薙荆榛壯節輕宗慤奇

才轢卞彬賦豪擣藻繪詩墨灑玳琳始角詞場勝爭馳

義轂轉戰痛知景陷盟手敢他拔勇俟邀圭爵功期取

鼎茵鄉書先鶚禰省薦半龍荀藝竊登廷試名叨擢帝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宸闕嚴趨紫貝陞峻拜蒼銀變化初飛壁埏和却在釣

三年紆選調一命就陶甄冗驟司囹圄卑纔服填珉上

寮非遂霸同列異超珣介立傍無援陰排密有黃隄防

雖少戇城坳亦多迤繳已能傷雁罟仍未放麟踰年留

異域肆會奉嚴禋仰問蒼蒼理難窮蕩蕩仁良圖君未

聘薄命我方湮蓬藿何當返蘭荃自可紉肴蔬調旨膳

春稅給租緡寄傲工名麥遺榮野號莘退歲師李謚貴

顯讓顏竣躡跡三高士追狂六逸民耕皋營酒秫樵谷

訪琴檣畚土封花墩誅茅出果榛前音臻此音誅園中持鋤鍤

林下設置毘至理鵬齊鷄浮生茵等椿未甘捐糞土所

穆參軍集卷一 五味經書屋

幸曳絲綸南面同堯禹嚴師即甫申固應容一叟鼓腹
得還浮

思邊 在雨中牡丹後

去年何時君別妾南園綠草飛蝴蝶今歲何時妾憶君
西山白雪暗秦雲玉關此去三千里欲寄音書那可聞

穆參軍集卷第一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穆參軍集卷第二

河南穆 修伯長著

答喬適書

月日河南穆修白秀才足下近辱書并示文十篇終始
讀之其命意甚高自及淮西來嘗見人言足下少年樂
古文固耳聞而心存之但未敢輒輕信人說今果遂知
足下能然蓋古道息絕不行於時已久今世士子習尚
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濫轍相跡而奔
靡有異塗焉其間獨敢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恠者同也
衆人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為迂則指以為惑謂之背

時遠名濶於富貴先進則莫有譽之者同儕則莫有附之者其人苟無自知之明守之不以固持之不以堅則莫不懼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復去而即彼矣噫仁義中正之士豈獨多出於古而鮮出於今哉亦由時風衆勢驅遷溺染之使不得從乎道也觀足下十篇之文則信有志於古矣其書之問則曰將學於今則慮成淺陋將學於古則懼不取名於世學宜何旨引韓先生師說之說以求解惑為請足下當少秀之年懷進取之機又學古於仁義不勝之時與之者寡非之者衆不得無惑於中焉是以枉書見問某不才而棄於時者也何足為人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質其是非可否徒以退拙無所用心因得從事於不急之學知舊者不譏其愚且慙或謂之為好古焉故足下以是厚相期待者蓋感其聲而求其類乎可不少復其意耶試為足下言之夫學乎古者所以為道學乎今者所以為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者爵祿之謂也然則為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何者行夫道者雖固有窮達云耳然而達於上也則為賢公卿窮於下也則為令君子其在上則禮成乎君而治加乎人其在下則順悅乎親而勤修乎身達也窮也皆本於善稱焉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云耳而皆反於是也達於上也

何賢公卿乎窮於下也何令君子乎其在上則無所成乎君而加乎人其在下則無所悅乎其親而修乎身窮也達也皆離於善稱焉故曰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有其道而無其名則窮不失為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失為小人與其為名達之小人孰若為道窮之君子矧窮達又各繫其時遇豈古之道有負於人耶足下有志乎道而未忘乎名樂聞於古而喜求於今二者之心苟交存而無擇將懼純明之性寢微浮躁之氣驟勝矣足下心明乎仁義又學識其歸嚮在固守而弗離堅持而弗奪力行而弗止則必立乎名

東武劉燕庭氏校

之大者矣學之正偽有分則文之指用自得何惑焉不宣某白

上大名陳觀察書

觀察閣下修嘗病近世以來文武異道將相異材為弊於時久矣古之所謂文武之道蓋一道也但治亂之用殊所謂將相之才皆通材也由出處之寄異未有不達權謀而名能相國者未有不明學術而名能將兵者則古之取將相也率由文武之道一焉近世則不然謂儒為文謂卒為武苟登之為相矣則不復寄以軍武之任而曰此文人也不足語以武苟拔之為將矣則不求以

儒術之學而曰此武夫也不當質以文時既擇將相之具不同人遂目文武之術為異時之所以不得其人人之所以不盡其用其弊皆出於此乎修嘗願識如古之賢傑之人文究經綸武洞權變弛張諧物理動靜應機會陽開陰闔與鬼神造化爭其功用無所施而不得者如此之人逢其時運其才出入乎文武將相地使剛靡匹夫號名主將者觀之聞之色死氣喪俛首聽命知將帥之道不在於彼而在吾儒也豈不偉哉求之當今他未獲覩唯服閣下之才德風畧於斯有年矣伏惟閣下名極而望峻識淵而量闊視鼎甲之第於當年若掇遺

東武劉燕庭氏校

物之易蹈霄漢之衢於平昔如馳坦途之速周歷清美深集禁密言蔚典冊筆動雲雨當斯之時天下之人共言閣下之文章真辭臣矣一旦奉明詔去內廷統將符分廉問奠枕攸寄來藩北門命下之晨威聲四出當斯之時天下之人又言閣下之氣畧真將帥矣天下之人所以稱之如彼者何如此者何非私言也抑以閣下之才全能鉅無施不稱文德武備靡不在躬也附衆却敵靡不如意也以是而天下言之爾然則雖古之賢傑復生諒何以加此修可不嚮風馳想氣激神竦求一識大賢君子之風采忽不自知其貧且賤羸糧躡屩來及魏

都亦既至止復傍徨躑躅不敢徑進則訪謀於諸府僚從事或有言曰公性嚴急難犯也或曰公性深沉不測也始聞之甚懼且疑徐念之則悟以解曰彼言公嚴急難犯者甚非也公方負天下文武之望以賓接士大夫為切務顧肯肆嚴急難犯之性損其容納度量乎斯不然矣彼曰深沉不測者宜有之凡大賢君子動作施為皆不使人闕其涯畔今公柄國重任殿河朔上流禮接邊鄰鎮靜方域非深沉不測其何以制遠御衆乎苟行事深淺動為人料其孰曰大賢君子乎其深沉也則宜矣既以是解之因從而語曰夫深沉不測則臨事好思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臨事好思則心存默識今公誠如是則賢不肖進於前必有所取舍矣宜乎小人萌進見萬一之望焉敢用致書數百言於左右以為請見之禮俯伏縶戟之下以俟進退之命閣下賜與之見則敢進見實旅人寒士之幸也不賜與之見孰敢求之見蓋羈薄之命不獲過於大賢君子之知矣窮達進退庶卜是日敢不惟所命之伏惟少賜憐察幸甚修恐懼再拜

上潁州劉侍郎書

月日某謹齋戒擇日裁書百拜有聞於密學侍郎閣下某竊惟哀矜惻隱君子之常心因迫饑寒小人之切患

倘以小人困迫之患仰叩君子哀矜之心苟君子不聞則已其或聞之則必動於心大則必見於色當為咨嗟慘怛憫而矜之雖未知必假之大恩與否其無拒絕弗顧之理明矣某是以不敢疑懼期得愬於府庭之下庶窮悴之迹少或布聞於左右如獲贖犯尊威之罪而難用默默自己者其勢與口誠危且窘也某死罪死罪某以大中祥符初竊進士第解褐為泰州司理叅軍時年齒且少心壯氣銳實不能與俗相俯仰謀為自全之道卒以是累一旦挂於刑章毀官喪祿斥為敗具於今十年初為池州叅軍日屬所天奄歿朝廷以始得罪譴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許奔憂時國子博士辛公

辛公即公之外弟也

方為是郡哀其艱

禍窮感特以事聞果允朝旨聽其北還因得生見老母稚弟於京師不然非辛公之力將以悲憂死諸江外常念辛公之賜厚矣某家園素來貧虛歸不足以給養其生奉老母既茫然無依因即栖於京師亦無他圖以其都會之地平生游舊或時得逢悲其窮者輒有分濟至將丐四方大抵取塗似便以故久寓京師因不能出家雖寄託京城身常奔走道路老幼十口食於一身遑遑終歲且不能周其饗粥今春國家恩詔特下失職尤累之人許以自新由是某竊有祿食之望半年住京延伺

一命雖室有十錢之物亦盡為薪米屋直之費無何二月之詔裁寢某嘗與十一人同詣宰相披告其下五人獨得從自新之典惟某六人復寘散地但某受是命抑不敢不知幸焉文學掾古之美名汝陰郡今之善地守茲郡者復朝之重賢得古善地而事重賢信為幸矣然事有便於名而不便於實安於公而不安於私者雖聖人將不能以居焉某昨自趨府之後退伏逆旅舍中所相親者唯形與影耳每念年高之親旁無兼侍計日所食殆絕而莫贖念之至此則不覺心目俱斷涕霑於襟將為之奈何因自謂曰憂思無益也今為孤親之計莫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如直以誠言於旌旆之下使重賢君子察而知之然後乞告歸養以慰倚門悽悽之望將無不可者故官無職事所守俸不救於口腹頽上昔未常遊足無可及之門是乃真人群中長物爾久留此將不難死於窮餓一身窮餓而死可也如老母何如幼稚何是以不得不以誠而自陳所謂以小人困迫之患扣君子哀矜之心識者必不謂之逆理而動惟寬明仁惻矜而察之優而容之不加罪則生死幸甚情志殞迫辭無緣飾干冒尊聽憂灼失措某頓首

上監判郎中書 邢

月日具官某謹拜手書於監判郎中執事某為兒童歲多依外門祖氏家由是得服執事之名久矣逮十歲許從先君官南北則不常其居年已長即入舉子場於時求進為人事羈束皇皇汲汲至於今不獲拜盛德於左右往年見先君聞執事拜官寵澤優渥時謂某曰昔日汝外王父屢與吾言及其僚友家子弟敦偉可器異者獨曰邢君久遠職位不同吾輩幸記之今誠驗其語汝外王父可謂知人吾為太學生時亦常辱邢君游他日汝見之必修子姪禮小子奉是言不敢遺忘於時某方再舉於有司雖一名似失所望其後選授秦州司理叅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軍區區曹掾未終秩而釁禍繼作所天奄喪艱苦無訴去冬適自南歸一家貧寄京師薪水不給老幼數口嗷嗷待哺相視未定旋奔走於外以謀其食越春涉夏無時少息所以未遑進見於執事者蓋此也近日思京城都會之地苟無俸入儲蓄之備未易久居方謀今秋將家還汶上鄉里葺先人故田以奉老母之膳因自為息身之計既如此即望執事之門愈將無及矣重及先人忝執事疇昔之舊不能當此時一請見門下是自取疎外於長者而不行先君往歲之命也前數日竊不量度遂造於門館既獲以名通伺命遷延間蒙執事辭以他

故彷徨引退愧生於顏歸自思之曰執事所以拒而不見者責其進謁之晚故也執事其實未盡察知亦宜乎責之以晚也某又豈敢以不見望於執事雖然苟默而不以言自辨其所以進謁之晚之故則是終得罪於長者足以為恥今盤桓忸怩數日而復進其言庶幾執事覽其言而盡賜察知或哀以故人子而命之見則復敢以見如不命以見則終不敢見惟執事亮之不宣某再拜

唐柳先生集後序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始用為勝而號雄歌詩道未極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密製述如經能率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蔑媿讓者非先王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為甚志欲補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齋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蹈二紀外文始幾定而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先

明於時何故伏真文而不本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為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與書字甚樸不類今蹟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劇滅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真耳因按其舊錄為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者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既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則求踐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

陳武劉燕庭氏校鈔

送李秀才歸泉南序 詩附

景德四年與泉州進士李君相識於京師游處且久於時予與李君皆少年有壯心操紙筆入都省應主司之試躍躍有矜負之色窺科級跂仕進自期待者甚銳明年春不幸則皆無成以罷後月餘遂各去京師而歸其居地既遠且絕不相聞知如是別者十一年始復會於京師得一舉酒而相歡對一語及往舊事恍焉不啻如夢面老而心衰則相與皆然也予中間雖僅成一名今失其祿食子則猶舉於進士場中嗟乎予與子嚮之志願百莫從其一二而意能度十已亡其六七信乎人物

於天地間甚易老且死耳別十一年而一相聚顧昨日之少壯忽已凋耗今聚未久而復別別苟聚又如如是知他日之相視復不如今辰之視昔時也必矣今子別我而歸我眷眷不能已者其以故人也其俱不得志也其相遠而難相聞也其會之或賒於前也其將為之奈何請且序情而歌事以為子送詩云

閩越子所家告以歸期征別語黯將發憤氣一作鬱以

盈男兒志未就口腹常不營胡為京城中日與芻豢爭

隋河二月路柳色傷遠行十千大梁酒金壘為君傾酒

酣微悲歌衆坐皆聳驚去矣丈夫別安事兒女情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張君字序

春秋之法書字為褒有以知君子之尚其字也然則古之名與字必相配字者所以表名也清河張君名始字友直猶以其取字未定也而訪之僕辱其久游不獲讓為一作馬徐思之因請更字曰元膺方前字於義為洽而又正與名會且元為長善則仁義統稱士能膺之行孰大矣張君以辭學累舉進士始得明之定海尉祿雖卑才不踰其字職與其位甚尊而才甚愧者孰賢愚焉予既為述其字又以勉其行故為之敘

送魯推官赴南海序

為人之佐其難矣哉夫令而行之者其長之所專也從而輔之者其佐之所守也凡政有害於公有悖於理知而必言此已所可為耳言而必從豈已之所能哉苟上無必從之道則政有必失之患為其佐者罪先及之故曰為人之佐其難矣哉然則如何其可也曰盡其職而已矣居上者賢已當公而正之不賢已當直而輔之輔與正非已之職歟正之而不從則雖獲罪乃有之矣於其職也實無媿焉今之從事於二者或莫率是道不涉於欺則陷於隨居上者其人果賢其政果明是宜順之於下以成其美已則曰我為人佐遂能無一言為之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益吾何以食其官即強出白黑以紛亂之此非欺而何居人上者其人果不賢其政果不明是宜直之於下以救其過已則曰我為人佐言不吾取事不吾專力與為敵徒速悔累曷若附離唱和取容免責苟全吾位而去此非隨而何予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既不可欺亦不當隨不欺不隨惟職所宜而已矣魯君以辭學中名自邑佐而游郡幕皆有所稱今將復佐於南海南海際南之鉅府也方聞其長則天子諫臣賓接僚屬當獎正與直用是知志必上行苟上下協公以從於理予見南海之政獨追於古而荒夷之民大決其惠也

送李秀才應陳州舉序

陳許於京師猶唐之視同華實四方藩輔之府來鎮其地者常自大官出故每貢士歲進士獲送名於書者其榮與王府偕上之四年太傅隴西公領陳之二年也隴西公之賢時莫不聞禮才接善博收而廣納不以位望驕物四方之士走陳而獻藝求顧日伏於門進士李生諷前一年常自蔡往以其業修請謁禮一見獲遇甚厚自是復歸探學尤至益有聞焉今茲歲會辟選舉生將韞挾其技舉於陳同儕輩欲生留於斯者或解以他語予謂李生是舉徃得宜者三焉隴西公喜能樂善固材

宋武劉燕庭氏校鈔

駿所歸地首藩輔其名躅易發而光且復聞舊貫在焉有是三者可無行乎其戒子僕其秣子駒吾將餞子以壺而送子諸塗

送呂公初序

為善汲汲於報報未至則更而去之未哉學者能顯窮一致蹈道自樂而不變庶幾君子之志者邪與其達而安不若困而固之之難也公初生於儒門庭聞道為名進士十五年僅然獲一第後數歲始選得州參軍日趨走塵土執下賤事充充乎貌頽未嘗為可憐之意予知其道固於内外物不得間而入也不然豈免誹怨呻噓

駭躍發於中而表之也與居職踰年以家艱去之蘇予重其別先行以告曰慎無中廢則豐報且將及豈惟寬裕於賤用哉

送崔伯盈序

士困窮而篤於學庶民困窮而篤於利學與利亦口久且博哉或泰於交或數世而弗斬焉庶民日贏口日陷若坳坎聚潦不注則涸故少息則怠又學之口利也蓋異於是馬伯盈篤於學者也學三十年而口益困未知所以為利今歲謫罷舉妻死身病子單口毋寄海上思待以孝之道用不能往因射他州之口無有者居諸橐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將自潁川之伊洛走秦中都浮葭口蕩波龍藏泊過姑蘇入吳興出谷水寧省於東安口少進於越抵勾漏圖庶民之利者將行予慮君幹口於貸而落于學故序庶民之道以告焉

穆叅軍集卷第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穆叅軍集卷第三

河南穆修伯長著

亳州魏武帝帳廟記

譙東有祠歸然宅於行之上者粵魏武帝之祠歟嗚呼
帝實此土人始以諸生去仕為吏則圖大畧雄偉不世
之量屬炎運衰息皇綱紊絕海內震擾群雄並爭帝於
時得乘機奮策嘯咤馳騫乎其間用能建休功定中土
垂光顯盛大之業於來世焉當帝之經營征伐也表紹
父子據兵河朔吳權蜀備內窺中夏帝挾持漢室抗力
三方慷慨興言則失彼七箸從容計事則走人頭顧卒

滅表而沮權備之强者惟帝之雄使天濟其勇尚延數
年之位得徐圖成敗其伐謀制勝料敵應變之下豈江
吳庸蜀不足平哉至今千年下有觀其書猶震惕耳目
聳動毛髮使人凜其餘風遺烈矧譙之舊邦祠堂在目
像貌如生里人事之敢弗祇畏前代帝王莫不皆有祠
廟秦漢以還首事之主得廟祀鄉里事著於時者惟高
祖之於豐沛光武之於南陽廟像咸存威德弗泯其次
則譙廟也赫然有豐沛南陽之迹焉此三君者皆由微
時仁恩長者為鄉里人所愛後思懷其德共自尊祀之
遂傳於今不息也 真宗皇帝車駕有事於亳宮之歲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詔增帝故廟而新之容像載嚴有悼有耀以帝之明靈
加吾宋振顯其迹德用益興矣乎乾興元年春今樞密
右丞相清河公來撫於亳至之三日謁於祠下既退命
左右使謂邦人曰武帝廟享於此土久矣庇於爾民厚
矣水旱蓄害爾民請焉疾病疫癘爾民禱焉亳之土邀
帝之福不既多乎今其廟與像則詔修之顧惟殿內廊
廡帷帳之蔽使埃壒及座延於冠冕為闕孰甚吾將自
出私俸盡為具武帝洎文明三殿之帳誠無為艱始彰
爾民慢帝之咎以吾臨此州不能導爾民心知所奉是
亦吾過故遂使告於爾民衆聞公言慚且喜曰亳民間

鄙蔑有所知蒙帝之休因識攸報為罪大矣今我公有
言始克知過俾獲逃罪於帝之靈繫我公之恩是賜是
賴敢不聞命即衆人請曰幸公皆許民營之願不煩公
也公曰我本率將自具既思同爾民於欲不可盡專吾
當與爾民共其事即以俸緡合民之用命工偕作未歲
而三帳成即置其殿內有帳之號非繒帛是製而成以
木者圖其久也其年十一月公承詔歸機密之地公在
毫不滿歲而去既去之日猶始至之辰是歲毫人饑公
至闕即上言得徙淮南數州廩米來貽一本給毫人憶公
之愛人甚矣使尋常有位者得聞入為天子密近委其

宋武劉燕庭氏校鈔

民而去之雖草莽之不若又暇顧其饑哉公前居一州
猶且勤勤為州人求福於前代帝王不懈今君為朝廷
一本作朝廷為親近大臣其贊帝王治以福於天下之人肯又
懈乎天聖元年二月日記

任氏家祠堂記

今上之元年尚書康懿公由參知政事出領太平郡居
一年以齊國太夫人春秋益高至陳懇言求為本州以
便其養詔尋從之於是復自鄆而即曹既至未期歲屬
齊國艱憂公遂去位而以私館居則盡斥絕粱肉弗視
惟菜茹食以終日公魁碩人也至是頓被瘠毀體軀不

支家人憂其憊甚爭諫之止乞稍進葷茹以自持助公
曰吾頃服從王事有家靡居左右承顏情至闕違今日
得□□□紀敢尚不率盡子職耶皆不聽越三日竟以
毀瘠而不起嗚呼公其可謂孝德有聞也已將終顧謂
其子都官員外郎中師曰吾年踰六十壽不為少□□□
口府位不為輕今得收其躬以獲歿於先人□□□□
幸矣然獨所恨者不克及吾之存畢先塋事耳吾俸賜
之餘力足以舉爾其勉之唯速無緩都官念康懿戒付
刻切時雖齊國在殯求欲居廬守禮斯亦不得即以縗
服晝而從事於外始卜其阡於曹之南近郭未及葬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日往自視樹墓柏或數千疲心瘁躬事以遠立既而治
其第之側偶起作新堂者敞三室而闢五位前後左右
皆有宇以引掖之華以丹刻之飾六年春某東行見同
年都官兄於曹一日目是宇而言顧我無以致孝愛於
先親先兄將以是升畫像而薦歲時焉苟無述也其何
以貽厥聞請以是屬諸子某辱兄之命不敢讓乃言曰
茲宇之設其近於家廟者耶惟家廟事自唐人修尚舊
禮粗復其製時衣冠室襲行之始著唐德而既往旋又
廢於五代之兵興自是以來將相文武之家無復知言
此者增築第產之盛則知患其不崇且廣終莫患其先

廟之闕而不立古君子不敢以私褻交於神明故制器服立宗廟以祀其先示誠潔也今人既用常所服器而又祭之於寢蓋亦不知事神之道使士君子之祭疑於匹庶人之祭久矣倘非世蹈名矩率禮敦教一作孝之族其孰克思之其族維何其在康懿公之門乎康懿公姓任氏其門自唐洎五代晉漢周傳官不息以入國朝是興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諱載儀同高才偉識藉聞鑑世德豐以約委羨厥後實有賢子五人皆齊國太夫人白氏之出兵部尚書贈左僕射謚康懿諱中正其長子次中孚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次中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行尚書兵部員外郎次今都官郎中也最季中立左侍禁閤門祇候供奉建兵部皆先康懿並終今從享於儀同齊國左右儀同特立於中室以東室為齊國之坐康懿位西室而清河郡夫人張氏陪焉兵部供奉各處二側位其嚴慈之尊長幼之序煌煌儀像堂堂如生宗屬以之視瞻精爽以之憑附烝祠有所不潰其虔斯肅其神斯饗孝之至也禮稱有其財有其禮無其時君子不為也廟祀之事不作已久求矯行之必取世議時所牽制禮不獨伸則家廟之名既罔得而有其昭穆之位固無因而列是以顯考王府神次不敢盡陟而時享合敘

抑有常焉矧按前代私廟並置京師今不從廟稱而復設於居里敢請號曰家祠堂者信適事中而允時義矣噫家廟者豈不可復矣乎苟復之則已如未之復則斯堂也於奉先之道得一時之禮矣

蔡州開元寺佛塔記

西佛寺法唱中夏為寺宇於祀千中夏先王之遺民樂聞其法尊雄一旦從而和之棄世守常義弗顧而為其徒者靡然傾天下西人之業胡其盛之如是耶豈佛氏之法為能本生民甚惡欲之情而導之耶不然何以能鼓動群俗之心如趨號令之齊一也夫生民之情大矣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聖人知其不可克也為之著禮明義以節養之使不流不窘安其分盡其常以生死焉而不及他道者三代之民也今佛氏之法後三代而作極其說於聖人之外因民所惡欲而論以死生禍福之事謂人享有於其身者皆由死生往復而取之方於植物者根夫善善以之而生於今種夫惡惡以之而出於後其為貴為富為壽為康寧皆根夫善者也而統謂之福為賤為貧為疾為夭皆種夫惡者也而統謂之禍福禍之報不移也世聞其說甚懼謂死且復生則孰不欲其貴富康壽而恐其賤貧疾夫雖君子小人一其情也然何如即可以違所惡

而獲所欲曰非去而為佛之徒讀佛之書則不可人所
以悅其法而歸其門者為能得已惡欲之心乎佛亦安
能彊使人附之哉如生死禍福之說使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亦嘗言之則人亦必從此六聖人而求之如其聖
人所不及唯佛氏明言之則人焉得不從佛氏而求之
也予謂世有佛氏以來人不待禮義而然後入於善者
亦多矣佛氏其亦善導於人者矣嗚呼禮義則不競宜
吾民之皆奉於佛也宜其佛之獨盛於時也佛日益盛
徒日益繁則當有異行之士奮臂而出力樹塔廟以廣
弼其法之興就其實而言之則隆塔廟誠佛事之末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以時觀之能恢赫顯灼使人見一本之起恭生信則無

作目

如塔廟助佛之大故雖窮遠僻阻川塗所出必有佛之
塔廟以瞻嚮於俗也矧中州近壤之衝會乎然而佛塔
與廟抑有其說中像藏事而旁棲徒眾者實為廟唯佛
塔之設當必親得佛所遺爪髮齒骨一種或積精力所
成如珠璣類者釋氏皆所謂舍利是也然後亟以金石
窳音瓦地而藏焉因起浮屠於上以表識之是曰佛塔
耳諸所立者靡不然而蔡州開元佛寺其踊甍成七級
浮屠者是謂葬佛頂骨舍利焉其始自雍熙四年故相
太子太師呂公為郡日其佛骨自京師降呂公尋之去

郡以屬僧志者俾後興塔於寺以葬奉之後志方肇心
會卒曰僧榮者復上承之自是迄大中祥符初榮始再
議所舉得喬張二豪吏歸入資用僅獲就事於是浮屠
纔基一級而已榮終度力難以竟即又罷去於是州者
釋叟惜其基跡已植而止相與謀其可以終事於塔者
從寺僧海微而請之微一本無而請起應請實堪其任
今塔之所以獲立自海微力塔既立未致備飾而微歿
時天禧二年也付其事於門人永昌纂之永昌紹成師
志固有暫懈悉心募力未幾而闕飾云具其範鐵塗銀
頽然而擢立其端者是曰相輪其棟石甍瓦翼然而周

宋武劉燕庭氏校鈔

蔽其址者是曰散水計二事役費於浮屠亦三之一焉
皆永之為也永其可謂善繼師之勤矣較三四釋之功
是則肇於志而基於榮克成於微而大備乎永雖經始
營為殊先後鉅細其因作之蹟則皆有力於塔者其所
謂異行之士歟塔始於大中祥符初訖於天聖之六年
出入二十年之際厥有成績其糜用財力積劇亦至矣
永師列其本末來請得以著成於記

養正堂記

韓君堯言登進士第九年始再任為泗州錄事參軍到
官之五月以廨舍感狄由視事廳一本有達乎寢他無

宴休之地俯廳西北隅先有屋數楹已故敗就推因令
堂而新之以備其所為宴休者於時河南穆修訪君淮
上目其始立君曰為我命以名而記之即從而言曰堯
言少年以文辭上第其視富貴為朝夕事今十月間乃
猶盤回效州縣職屑屑以斗石祿為急著公衫把手板
旅進旅退郡庭下瞻望上官顏色非為計之得矣不獨
如是復為讒狡小輩走謗議其間誼諛不已所以古人
憤悒脫冠委印綬不顧而去蓋此也堯言曾不以是動
其心汨汨波隨上下無所可否獨何歟將有其說人抱
畜才識凡得以施用者不有高位當遇知己去是則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與識或不可使以外發發輒受攻於物知乎此者近
易之蒙蒙以養正之謂焉非變通之才孰取之今堯言
居是職其有以幾乎予與堯言交舊而復同年登科不
謂不知其平昔放逸豪偉真無顧避座有論說不輕以
氣語低人至是乃能刻鋒稜藏戢崖岸約束若纖謹男
子為者終日挈挈守其曹事不少為俛眉動容起倦怠
意真可尚也堯言既為斯堂將施名而屬予予悅堯言
所守從而得堂之名即命其堂曰養正既命之沿其名
以為記

亳州法相禪院鐘記

古之為鐘其用大矣樂記稱黃鐘大呂又春秋傳稱師有鐘鼓曰伐則是鐘為禮樂之備又為征伐之具其用之大樂可以調陰陽感人神導天地之和用之軍旅可以警不軌懼不庭振邦國之威考是二者則鐘為禮樂征伐之器久矣三代之際以及秦漢皆不變其用今是鐘也專為釋氏之器亦從可知也東漢之運將季西域之法聿來流晉宋而益崇涉齊梁而太盛率天下而從其教擬王者而闢其居無公王無士民無高卑貴賤豈不從而信奉之不從而依歸之以求其福報乎如是則盛矣大矣佛之為法也既與中國聖人之道並行於時

宋武劉燕庭氏校鈔

則所謂禮樂征伐之器者安得不入於佛之宮哉佛之宮其徒群棲而來集多者數百人而居之其朋既繁不常厥處將齊彼衆非言得通則必聲物以齊之求物聲宏達而及遠者莫踰於鐘是知鐘為佛宮之用其在茲乎亳州法相禪院有主院僧海宣者謹行之僧能勤以募衆崇揭土木門堂殿廡總百餘間多宣師所葺也聚徒僦僦資膳悉備警旦暮者其闕唯鐘州人時氏豐財好佛之士也一旦詣宣而謀曰一鐘之費其用幾何願輸其資獨營斯善師即計其用度告之遂以錢若干畀師復謂曰鐘之成也匪高弗居則並請為居鐘之樓以

此土不產美材因命僧海真南抵於舒鞭其材木匠為成器而雜之自舒及譙使以舟力雖皆出時氏然能減費便事者蓋二師心計運度之謀也天聖元年春始召鐘人興其鼓鑄液彼金錫一冶而成鐘事既立樓材亦至建於殿南東偏居鐘於上層薨翬飛雙鑿鯨震嶷嶷崇構上凌烟空琅琅洪音遠落霄外於以壯觀精宇於以號令群緇且叩焉使思其所以息晦明風雨不迷厥時據釋氏言鐘之聲扣之可以上極天界下洞幽泉導死者冥昧之魂出地獄沉淪之苦故死者之家嘗賂金帛衣物求擊其響若如其說則非獨用之節昏曉戒食

宋武劉燕庭氏校鈔

寢而已又復能售極苦之資助釋氏之費焉鐘不可闕於佛宮

一本有明矣亦字

靜勝亭記

州郡有兵馬監押職設今代專督州中姦爭火盜泊軍籍庫兵商征酒榷之事則皆與守同管署自政賦財幣刑罰獄訟之煩則一不闕一本有及其職位優其務守簡蓋士之階武而升者非歷勞久十餘年不被茲命凡尸之者能持謹常不失局事鉅細不絕筆可否歸之州足為稱任雖材且無所施顧或每每好用自擾以招權樹威而病其職者多矣潁川陳君永錫始以公侯裔縻迹

落武一再遷為石侍禁蓋漢之郎將類也來監蔡之郡
戎為人力文服古而雅任濶達樂所守無事唯比旦一
過廳還則擁書自娛常言吾職甚逸吾性加疎思得灑
然空曠一字為寄適之地盡糞除耳目俗譁而休吾心
焉解中舊有亭其制卑而久為之易去故材俾豐宏之
前數十步間夾樹畹蔬蹊果之外先峙射棚棚豈清趣
中宜有哉然於亭遠甚不大與亭害故亦不廢姑存之
亭成陳君謀予以名予請以靜勝命亭陳君之飾是亭
豈志於靜者耶夫靜之間仁人之所以居心焉在心而
靜則可以勝視聽思慮之邪邪斯勝心乃誠心誠性明

宋武劉燕庭氏校鈔

而君子之道畢矣惟陳君能有是道故名是亭人苟不
果其道名無益也是無實而守空器也不與夫盜名而
居者比歟後之縻斯職據斯亭者亦復能悅靜而思勝
乎苟能善矣無為自擾而病其職以守亭之名為亭之
媿也

明因院羅漢像新殿記

距常熟縣治之東南越三十里有浮屠居曰明因本淳
化中之錫名也浮屠師業者紹居之能勤飭其軀靡懈
以衰力於民之里召塑工為五百像釋謂之羅漢者加
新其殿構而納之辛亥歲夏五月告畢工師求記之以

文予儒者稱浮屠之法懼非所能請以目所常觀浮屠者並緣土木佛氏終依之為姦以幸其身而敗汙其類者言之亦足以昭師之善矣予行天下往見山墟林野間有級甃以為佛塔者其址之豐若將為百尋之高或不數尋而罷有植木以為佛廟者其基之博若將為百楹之廣或不數楹而止其委甃餘材猶棄積於下訪之其側則曰始佛之徒也將欲有為於是張其勢甚盛苦其行甚篤至能黜衣退食盡欲於佛初人大為傾信而悅助之貨斯萃欲斯至自是每十其獲不一入於佛常私其九以自取人復覺之信遂以衰以故卒無有立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亾去之予謂此無他也由始信而終欺也宜其無成效焉凡倡事之道已必先信猶懼人之莫應矧已為不信而欲人之應世未知聞又獨釋氏哉今師營是像作是殿必有得於信之術矣不然何能遽有就之如是也嘗聞東南人尤嗜於佛至有傾資舉產以為奉而無愛者師而後能益謹其術而待之庸知里人之有力焉不盡為師之奉也

墓誌 祭文

東海徐君墓誌銘

進士徐君孝山喪其父執喪之三日得友張生道卿所

錄父事拜且泣復授之張生并繼以語俾來請曰孝山未即殞生尚惟喪事不可緩將卜葬以某日期日且迫敢迹其實託銘於先生用刻而納之以光永幽窆予既受而閱其始卒乃謂曰是葬也蓋得其禮矣比今貴家富族將葬其先必惑葬師說拘以歲月畏忌大至違禮過時久而不克葬者多矣生能葬以其道正合士禮逾月之制此獨可尚又要得拒請而勿銘也按君諱文質字處中其先祖父常寓籍并土之文水逮君之考猶為晉人考生未亂而孤見教育於季父氏既而復會朝廷以兵取太原既平大徙并民入處之京輔考於其時與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其族來京師遂家焉自是得游太學為生徒治春秋經傳前後四舉有司竟不及祿而終考始娶潁川陳氏女止再娶清河張氏生男子二人女子二人次子曰文蔚少卒獨君為前室陳氏所生二女子今皆適京師良族由君而下始為京師里人凡并人其俗剛厚而勤書能自節損以立衣食諸來徙之戶初雖貧劇者居久而皆為富屋矧其宿有齋者蓋可知故考亦用是而殖其家考之歿貽其規法於君君於此益為之善守者也君常念陳氏早世又傷父之不逮故事後親彌盡其力無何數年張氏又終初君亦常受經於儒官馬龜符其慕仕

進心至悼親之繼喪顧門中時無強子弟可任懼覆先
人遺業則為不肖子因刻力事生於家非時節慶弔大
事不出門如此者蓋有年天聖八年適五十忽得疾醫
累月弗愈以是年七月十七日卒於居君凡四娶室輒
先喪有四男五女初室李氏無子長子孝出山次室李
氏景山德山皆未及娶五女子亦幼在室孝山有諸弟
妹合族謀葬得其年八月二十一日歲君於東京之祥
符縣開封鄉西韓村先墓之次以次室李氏為合初李
氏次苗氏李氏三室皆同穴而異棺斯實禮也銘曰
惟古之葬等級異宜日用有數無越厥期末代不然惑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於葬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其孰警此伊徐氏子以時
而葬順禮之軌既合既祔有銘有紀如君之歲民亦鮮
矣

祭第二子文

月日阿爹以果子飲食弄具祭於第二男道子之靈嗚
呼汝生而慧嶷體質粹奇舉家愛憐保養甚厚始三歲
則微有知見見詩書能舉能視吾與汝母其喜可勝謂
汝他日必大吾門如何不永四歲而夭嗚呼哀哉汝歿
之辰我客京師家避吾驚不以時告我之既還聞於中
途延道哀號知無及矣但與家僕相持殞絕嗚呼生人

之理有幸不幸惟彼頑塞輒踐遐年念汝豐完反成殤
子嗟乎天道既使之育育則不長孰如勿生免此大痛
嗚呼汝舍我去無期復還我思汝悲何時而已汝王父
王妣旅櫬未葬俟畢先塋以歸汝骨草瘞郊次祖母俯
近此魂有依無至驚怖父臨祭汝汝其享之號訣終天
相期泉壤尚饗

穆叅軍集卷第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河南穆公集遺事

哀穆先生文

蘇舜欽

嗚呼穆伯長以明道元年夏客死於淮西道中友人蘇
叔才子美作詩悼之遣人馳弔之痛夫道不光予又次
其一二行以鑑於世為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修幼嗜
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記士徒無意處熟習評
論之性剛介喜於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小合願交者多
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今古皆可錄然好詆鄉弼斥言
時病謹細厚生畏聞之又獨為古文其語深峭宏大羞
為禮部格詩賦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調泰州司法參

軍牧守稱其才貳郡者惡之又嘗以言忤貳郡者會守病貳郡者私黠吏使誣告先生賂其獄聚左證後召先生使衆參考之由是貶池州中道竄詣闕下叩登聞鼓稱寃會貳郡者死復受譴於朝後累恩得為蔡州參軍先生自廢來讀書益勤為文章益根柢於道然恥以文干有位以故困甚張文節守毫毫之士豪者作佛廟文節以騎召先生作記記成竟不竄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金遺之曰枉先生之文願以此為壽久使周旋者曰士所以遺者乞載名於石圖不朽耳既而亟召士讓之投金庭下遂促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嘗語人曰寧區區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餬口為旅人終不為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置為學官者恥請謁之遂不得常客京師南河邸中往往醉暮歸過地如不省持者夜半邸人猶聞其吟誦喟嘆聲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苦曠執卷亦出曙用是貸其資毋喪徒跣自負櫬成葬日誦孝經喪記未常觀佛書飯浮屠氏也識者哀憐之或厚遺則必為盜取去不然且病或妻子卒後得柳子厚文刻貨之售者甚少踰年積得百緡一子輒死將還淮西道遇病氣結塞胸中不下遂卒吁憶天之厭文久矣先生竟以黜廢窮苦終其身顧其道宜不容於今世然由賦數騎隻常罹兵賊

惡少輩所辱困其節行至死不變有孤孺且幼遺文散
墜不收伯長之道竟已矣乎初先生死梁堅自解以書
走上黨遺予欲訪其文俾予集敘之去年赴舉京師虛
問人終不復得一篇惟有任中正尚書家廟碑靜勝亭
記徐生墓誌蔡州塔記皆平昔所為又不足成卷今舅
氏守蔡近以書使往其家且求其所著文字未至間作
文哀之道不勝於命命不會於詩吁嗟先生竟胡為

悲二子聯句

穆伯長
孟陽伯

蘇舜欽

有客自遠方來以二子說穆子疾病初家事巨細缺鄰
人苦其求才翁醫師久已決案杯小大空布被旁午裂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餘喘尚能鼓子美老憤知己結目淒望羊泓鬣斷反蝟

茁憂酸繫餘生才翁嗥嗥留永訣語妻後日計書策未

可徹教子立世資子美圓曲勿自悅吾屬何流離衆人

方草竊凌子久道路才翁十口著羈絏恰旅重江間正

值大饑節既無裹飯交子美疾走繼麤糲又無執漿人

及時沃枯渴惜哉損天命才翁痛馬在親經帝胡生爾

身世復稱爾傑胸伏氣萬丈子美腸貯怨百折艱難泊

風波憔悴墮霜雪久僕勤龍鐘才翁弱女癡蹠躡文隨

寒餓空道與烟焰滅魂兮竟何歸子美去矣不得別長

府豈無財莫濟醫藥切太倉豈無粟才翁莫解腹腸熱

天子聖在上海內清欲撤伊人胡不官子美既死安得
 活朝青與暮紫神喜天不軋高車與怒馬才翁門滿道
 不絕之子苟問廁斯民乃貪饕高亢世弗親子美方嚴
 鬼所掣敢言才足珍寧免否來蓄思潛淚輒抽才翁慘
 舊而成耄舉目此年落側身今鄙媒箴言耳空虛子美
 險論口腕虺作詩告石梁聊以慰寒骨才翁
 穆修字伯長汶陽人後居蔡州師事陳圖南而傳其學
 修少豪放性褊少合多游京洛間人嘗書其詩句於禁
 中壁間真廟見之深加歎賞問侍臣曰此為詩誰或以
 穆修對上曰有文如是公卿何以不薦丁晉公在側曰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蓋伯長與晉公有布衣
 舊晉公頃赴夔漕伯長猶未仕相遇漢上晉公意欲伯
 長先致禮伯長竟不一揖而去晉公銜之由是短於上
 前後晉公貶朱崖徙道州伯長有詩云却訝有虞刑政
 失四凶何事不量移可見其不相善也伯長祥符二年
 梁固榜登進士第調海州理掾以忤通判遂為摺拾由
 是削籍隸池州其集中有秋浦會遇詩自敘甚詳後遇
 赦敘潁州文學參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參軍老益貧家
 有唐本韓柳文集乃丐於所親厚者得金募工鏤板印
 數百集攜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伯長坐其旁有儒

生數輩至其肆輒取閱伯長奪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為贈自是經年不售時學者方從事聲律未知為古文伯長首為之唱其後尹源子漸洙師魯兄弟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云辨惑陳搏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修伯長修授李之才挺之之才授康節先生邵雍堯夫辨惑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倜儻不群師事伯長伯長性嚴急稍不如意或至呵叱挺之左右承順如事父兄畧無倦怠辨惑富韓公初游場屋穆修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才當以大科名也公果禮部試下繼以賢良方正登

第聞見錄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修伯長者為之唱尹洙師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早工偶儻之文故試於國學南省皆為天下第一既擢甲科官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文學之公之自敘云爾聞見錄

歐陽文忠公作蘇子美文集敘云天聖間予舉進士其於有司見時學者務為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

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

予識浮屠秘演二十年初見時多與穆伯長游伯長剛峻人罕能與之合獨喜演演善詩復辨博好論天下事自謂浮屠其學而儒其心若當世有勢力者冠衣而振起之必犖犖取奇節今老且窮其為佛縛詎得已耶伯長小州參軍已死演老浮屠固其分也

師魯文

歐陽文忠公論尹師魯墓誌云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條輩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明道先生作邵康節墓誌云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其餘門人各以已之所宜者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有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所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

呂氏家塾

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搏以太極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周茂叔

朱晦菴記太極

河南先生

師魯

古文學於穆伯長伯長有文十餘篇行

言行錄

於世韓柳之文因伯長而後行國初知者有柳開

尹師魯傳文章自唐末歷五代氣格卑弱至本朝柳開

始為古學天聖初洙與穆修大振起之

文章自唐衰歷五代日淪淺俗寢以大敝本朝柳公仲

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穆參

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

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宋之文章踰

唐漢而躡三代云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唐正元元和間韓退之主盟於文而風雅最盛寢及五

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

門人能師經採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楊大年以應

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詞鏤意以希髣髴未暇及古

也其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用於廢

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與穆

伯長游力為古文字林始聳慕焉復將歐陽永叔從而

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是大有功於道也

尹師魯文集序

范仲淹撰

邵堯夫先生受學於李挺之之才李之才受學於穆修

伯長穆伯長受學於陳搏希夷其所傳先天之學具見

於易圖皇極經世書故程伯淳作堯夫墓誌云推其源

流遠有端緒 呂氏家塾

祖無擇字擇之蔡州人少從穆伯長為古文後登甲科

聞見錄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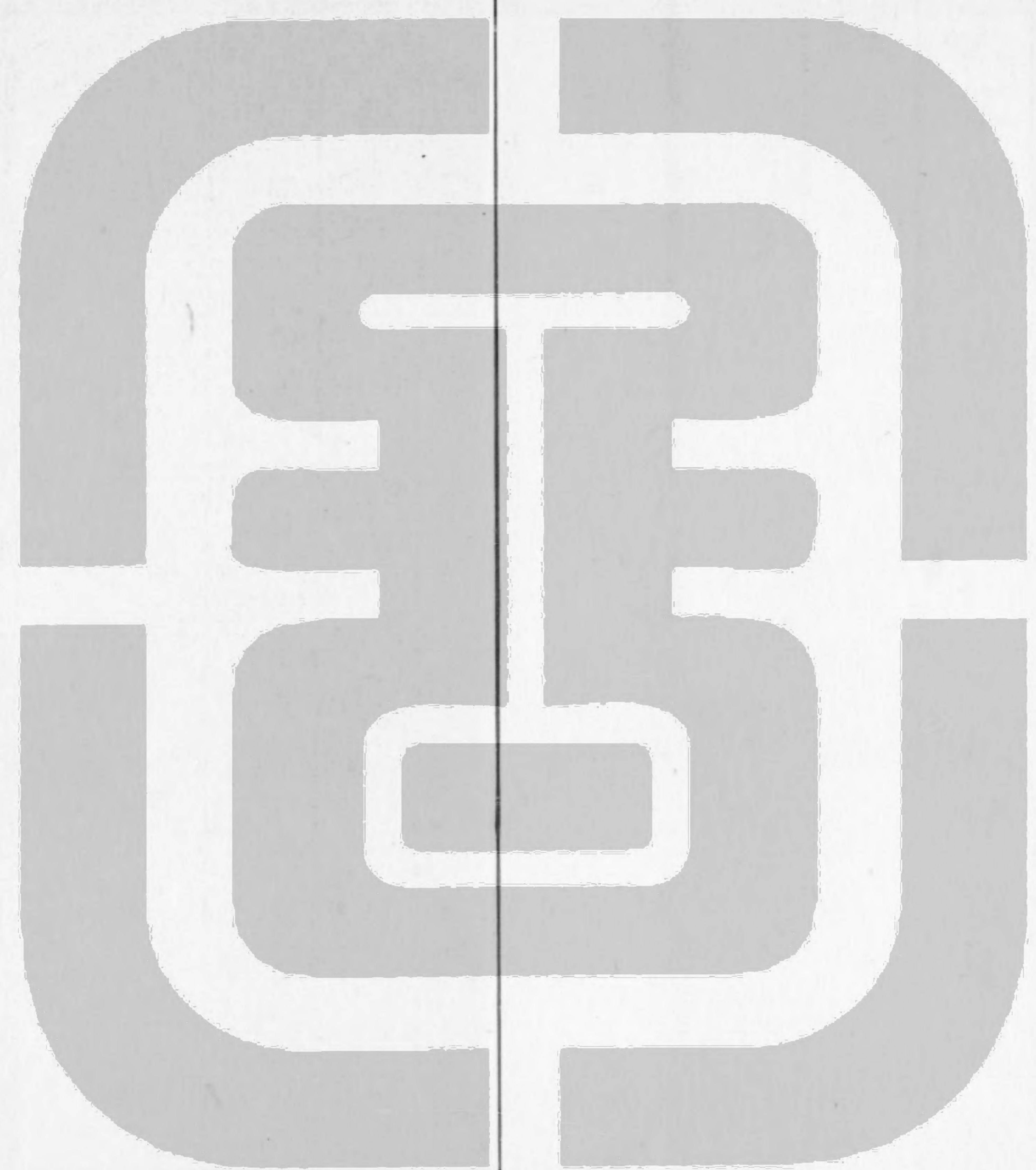
穆先生文集後序

世不知古文已獨為之是儒之特立者也吾見三人矣
 董生當秦滅學之後明孔氏之術道曾子之言其文甚
 近古也雖同時若嚴助枚臯謂應義理子長相如博辨
 無極亦自為其文而已未始識董生之用心由東京以
 後歷魏晉五代而文益衰至唐昌黎公始知尊孔氏貴
 王賤伯大變而古李翱皇甫湜從而和之然其後亦無
 傳焉唐衰更五季其弊又甚至我朝乃或推孫丁楊劉
 為文詞之雄是時穆參軍伯長獨不以為然實始為古
 文在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永叔之先自爾以來學者益

以光大非止求夫文之近於古而已蓋異端既闢則必
 以聖人為師不專注疏則必以經旨為歸學均為已一
 變至道溯其承傳爰有端緒 云爾爾關關書售與有
 力焉愚嘗評穆叅軍之復古以為不在董生昌黎公之
 下永州之學教授宜春歐陽椿得叅軍之文於其從孫
 化州使君淮俾零陵鄉貢進士張淡吳倫校之不鄙謂
 愚可紀歲月深惟會友輔仁之義有不得而辭者輒書
 其後大不自量淳熙丁未孟秋既望衡陽假守臨江劉
 清之謹題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書